

——张俊豪

女儿刚满3岁,这几天变得烦躁不安,老是扭着胖乎乎的小脚往屋外走,口中呵呵地说着什么,含混不清。

婆娘蹲下身,慈爱地望着她,摇着她胖乎乎的小手,学着女儿的童声说,呵——娃娃想要啥?娃娃要想吃糖糖咯!娃娃要想出去走走咯!婆娘望了一眼落地窗外乌暗暗的天嘟着嘴说,等天晴了我们就出去,等晴了我们的娃娃就出去耍咯。婆娘说着就学着女儿的样子围着女儿张开手臂小跑起来。女儿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圆脸上漾起一片绯红,也跟着婆娘笨鸟一样小跑起来。可这样的欢快毕竟如云层中漏下的阳光般转瞬即逝,女儿又闹起来,有时候睡着了,柔草般覆盖着的眼脸突然睁开来,葡萄样黑亮的明珠眨巴着,仿佛才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不认识身边的父母亲似的。

——张俊豪

女儿的这些表现使他想起了前妻,年纪轻轻就得绝症过世的前妻。漂亮的她从老娘身上不仅继承了行善信佛,而且与她老娘一样喜欢吃樱桃。他笑了一下,为突然想起前妻感到奇怪。

他们的住家在紫岩村。紫岩村因山上的岩石呈紫红色而得名。山陡,最大的紫岩下有一座小山,名云雾寺,不知从哪里来了个和尚化缘修起来的,香火旺盛。紫岩山上住着十来户人家,春夏时节稀薄的土上种些玉米和洋芋,点上些瓜豆、麻梨,农闲时和着香蜡钱纸一起摆在庙门前卖,倒也很受来这里烧香拜佛的城里人的欢迎。日子虽平淡,倒也这般过去。

女儿小手指着的山下是一片灰蒙蒙,牙牙地说着,听不清楚说些啥。一早一晚山上山下经常起雾的,山下的人看山上长年累月笼罩在云雾中,山上的人看山下也长年累月弥漫在云雾里,这便是云雾寺的由来。这本不是什么能引起女儿惊奇的事情,可女儿表现出来的神情,分明显示出山下的雾中似有好风景。

窝岩那边的张雀雀过来了。之所以叫她张雀雀,意思有两重:一是她脸上长满了雀斑,二是她成天东家串西家,不是叫你去上庙,就是喊你下山去赶场,像只雀雀一样蹦颠,村人们就叫她张雀雀了。她对婆娘说,你这女娃是不是有啥子来头?川西话的“来头”就是生病的意思。婆娘说有啥来头,能吃能睡,没病没痛的,有啥来头。就是有时看着山下发黑,嘴里啾啾呀呀的,不晓得说的啥。说着,婆娘点着头逗着女娃,娃娃你说是不是?我们的娃娃有啥子来头?莫有啥子来头哟。女儿呵呵地笑起来。张雀雀说,明天是初一,你带娃儿去走进庙子,拜拜菩萨,说不定就对了。婆娘说,我不信那。她对婆娘说,去去吧!既然说都说到了就去去吧。

前妻生前是敬虔菩萨的,每月的初一十五或菩萨生日她都要去庙上敬香。她去敬香主要是去许愿,求观音能赐给身孕,儿女都不嫌。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她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男人。她晓得不是男人的原因,男人自己也晓得,不但没有怨言,还反过来安慰她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莫有娃儿也有莫有娃儿的好处,不会为娃儿将来的工作、成家立业操心费神,我们两口做得动时节攒些,存些钱在银行养老也就是了,莫有天伦之乐也莫有子女之忧。她脸蛋般光洁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那笑是勉强的,眉睫一动就如山林子边上的一抹浅花被山风拂得没了踪影。

某一日她从山下赶场回来,买回上市的樱桃,正坐在房门前吃,老人婆笑着脸走进门来,伸脚就踢了木凳,鲜红的樱桃撒了一地。老人骂道,鸡母喂大了也要下几窝蛋,你还有脸吃樱桃!川西话喊的老人婆就是婆婆。老人婆晓得没有儿女的主要原因在她。以前儿子在外打工时曾带回来个女子,杏眼儿,眉心有颗美人痣,衣服盖不住翘着的肚子,没结婚生育是要罚款的,岁数没到也不准了结婚证。儿子带回来是为了女的刮娃儿,女的则是为了刮了后休生养息,在外打工是没法歇着的。那阵呀,可把老人婆欢喜惨了,儿子能干呢!在外打工不仅挣了钱,婆娘也找着了。殊不知当妈的是空欢喜,第二年回来的就是儿子单脚离手的一个人。问她呢?他说谁呢?妈说长美人痣的你婆娘,上次回来坐了小月的?他神情黯然,没有了声音。母亲也没有再问。

前妻是罗江丘陵地方人,白脸蛋,樱桃嘴。是张雀雀做的红,双方看了家,他没意见,女方却有条件。张雀雀替女方说的,一是男方不能出去打工,夫妻不求吃香的喝辣的,只求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打雷下雨不害怕,有个说话的做伴的;数九寒天不缺柴,有个暖脚的摆火的。千言万语当不了这句话,他在外已经够辛苦,早就想成个家有个窝,有个女人晃悠着,照应着,男耕女伴地过日子。心想事成,自己感谢还来不及呢,这哪是啥条件,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生活呀。这也是后来她没有身孕他也没怨言的缘故。女方紧闭着樱桃小口,瓷盘样白净的脸蛋怯生生地转向张雀雀。张雀雀就说出了第二个条件,说女方信佛,每月初一十五或观音娘娘的生日要上庙子。女的有些怯生生的原因是过去的岁月曾把信仰作为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批斗过,山上的庙子也曾被人砸过。老人婆憋壳一硬就说话了,这哪是啥条件,是我们娃儿这辈子修来的,信佛的人忠义、孝顺。

可是,结婚后的情况就变化了,老人婆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直至这次把樱桃踢了。那晚她在床上坐着,看着黑黢黢的窗外直到深夜。他呢,不断地安慰,后来就自己提出来与爸妈分开过了。分开过妻的心情好多了。日子也就这般过了七八年。

前妻爱吃樱桃与喜进庙子都与她老娘有关。她老娘也是属于牙齿嘎嘎稀爱吃点香东西的川西人。女替娘,偷酒尝。说的是川西福地富庶,川西人是好吃嘴,连女的也如娘般可以背着男人偷酒吃。旧时女子不是现在的女子露天坝头、街边巷尾都可与男人一样敞开脖子嗨上几盅喝上几杯。

——张俊豪

这是一个很美过的清晨,它夹着尾巴,慢腾腾地走过曾经留下过辉煌的红星街。现在的红星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改名叫“步行商业街”。同样是商业街,原来高低错落的商铺,如今成了整齐的高楼。它最喜欢的那家豆腐作坊不见了,变成一家首饰店,它清楚地记得,豆腐作坊的老板是个满脸堆着笑容的驼背老头。

那时的清晨,当东方出现第一缕朝霞的时候,作坊新鲜的豆腐就出锅了,热气如浓烈的白雾席卷半个街道,清新的空气中到处都是香,那是新豆子粉身碎骨后的香,这时它会闻香而来,出现在作坊的门口。

“真是个鬼鬼,闻到香气就来了。”作坊的老板,那个可爱的驼背老头,腰间系着一条深蓝色的围裙,看到它后笑笑,扔给它一块豆腐,它很精准地接在嘴里。其实它并不饿,它只是喜欢在清晨嚼一块豆腐。

现在一切都变了,它哑吧哑吧嘴,逗留为首饰店门前,使劲去回忆那豆腐的香。它知道自己如今没有任何优势,它是一只土狗,已经年老的土狗,没有漂亮的毛发,不会向人撒娇,它必须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会招来踢脚或棍打。

流浪了5年,浑身带着伤,有皮鞋的踢伤,有钝器的砸伤,甚至有刀子的扎伤。一次它被几个人捉了去,准备吃它的肉,结果刀子下去后,发现狗肉不够新鲜,就放了它,它死里逃生,

——张俊豪

野樱桃

□钟正林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

——张俊豪